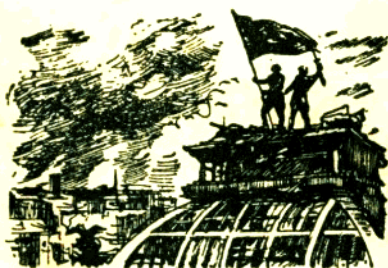


的 上 路 道 義 主 會 社 在 家 國 主 民 民 人 洲 歐

譯 華 劉 · 著 畢 尤



行 發 店 書 聯 三 知 新 · 書 讀 · 活 生



三聯書店

500386

價\$2.30

德意日帝國主義在英美壟斷資本家直接慫恿和支持所下發動的爲瓜分世界、奴役歐洲與東方各民族的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以戰爭禍首的遭到了軍事與政治的完全粉碎而宣告結束的。蘇聯、蘇聯的武裝力量在打垮法西斯戰爭挑撥者當中，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戰爭本身的性質及其規模，不能不在許多捲入戰爭並遭受法西斯帝國主義侵略者的災難的國家裏，引起嚴重的經濟和政治的變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特點，其不同於第一次的地方，就在於受到變爲殖民地

的威脅的，有許多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在這些國家裏充分成熟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客觀條件。

東南歐與中歐各國的慘遭到德國與意大利法西斯的奴役，使這些國家的工人階級必須爲國家的獨立與國土的完整而鬥爭。民族解放鬥爭成爲頭等重要的任務。

在歐洲造成了這樣一種情況，列寧在當時曾說過這種情況是可能的，但並非是絕對的。因爲這將意味着歐洲要倒退幾十年。

列寧在一九一六年寫道：『認爲這一從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六年的帝國主義戰爭會變成民族戰爭的說法，在極大的程度上是難於置信的，因爲代表着前進發展的階級，是在客觀上力求變帝國主義戰爭爲反對資產階級的國內戰爭的無產階級，其次，還因爲兩個同盟（指協約國和同盟國——譯者）的力量懸殊並不太大，而國際金融資本却到處都製造了反動的資產階級。但是，不能認爲這

種轉變是不可能的：如果歐洲的無產階級在二十年之內還是弱小無力的，如果這一戰爭是以如同拿破崙戰爭的勝利及以奴役許多具有生存發展能力的民族的國家而告結束，如果歐洲以外的帝國主義（首先是日美帝國主義），比方說，由於日美戰爭的結果同樣也繼續了二十年而未轉入社會主義，那末在歐洲就可能發生偉大的民族戰爭。這將是一種使歐洲倒退二十年的演變。這是難以使人相信的。但這不是不可能的，因為把整個世界歷史想像成爲風平浪靜，穩步向前，而沒有有時是巨大的、倒退的跳躍，是非辯證法的，不科學的，理論上不正確的。』（「列寧全集」，第二十二卷，俄文第四版，第二九五—二九六頁。）

列寧的天才的預見不僅基本上實現了，而且也在確定發生民族解放戰爭的各種條件上得到了證實。

在荷蘭、南斯拉夫、希臘、法國、捷克以及歐洲的許多國家裏，展開了巨大的反對德國法西斯壓迫的民族解放鬥爭。

英美與其他國家的反對希特勒德國及其同盟國的戰爭，同樣也是具有民族解放的性質的，因為擺在這些民族面前的是德國法西斯主義的現實的威脅。

希特勒德國及其同盟國所發動的戰爭底反動的、反革命的性質，在法西斯匪幫進攻蘇聯以後更加明顯了。這時不僅多數歐洲國家的民族獨立，而且世界上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國際無產階級的先鋒隊和堡壘的存在也受到了威脅。在全人類面前擺着的不僅是要倒退幾十年而且是倒退整個世紀，倒退到中世紀的威脅。

斯大林同志，還在戰爭剛剛開始就指出：『我們的爲保衛祖國自由而進行的戰爭定會與歐美各國人民爭取他們的獨立與民主自由的鬥爭匯合起來的。這將是爲爭取自由反對希特勒法西斯軍隊的奴役與奴役的威脅的各民族的統一戰綫。』（斯大林：「論蘇聯偉大衛國戰爭」，俄文版，第十六頁，國家出版局，一九四九年。）

粉碎敵人的主力，在蘇德戰場上粉碎敵人的師團及其技術裝備的蘇聯軍隊，決定了對希特勒德國及其同盟國的戰爭底結局。這不能不影響到在歐洲與在東方各國的戰爭的結局底性質。

正如斯大林所說，第二次世界大戰也有它的積極的意義：它表明了各個國家與政府的政策，表明了誰是和平與民主的擁護者，誰是法西斯主義與侵略政策的擁護者。

在僅僅由於一小撮帝國主義壟斷資本家掠奪別國土地與建立世界霸權的瘋狂計劃而被捲入戰爭、遭受奴役與壓迫的各國人民面前，完全暴露了資本家地主統治集團的出賣國家的醜態。

不僅在被法西斯佔領的國家裏，而且在希特勒德國的同盟國的陣營裏的人民也仇恨法西斯主義，進行了反對法西斯主義的鬥爭，並準備清算戰爭挑撥者。

希特勒匪徒佔領的國家的勞動人民，到處熱烈感謝與歡呼蘇聯軍隊進軍到這些國家。

歐洲各國的大資產階級與地主，部份富農，國家機關，以及教堂僧侶的主要集團曾經站在法西斯一面，在本國人民羣衆面前毀棄自己，爲德國與意大利法西斯主義服務。

蘇聯軍隊粉碎了法西斯軍隊的同時，清除了站在法西斯主義立場的一切勢力。這一蘇聯軍隊的軍事政策完全符合於人民羣衆的渴望，並取得了爲社會主義國家軍隊解放了的國家的各階層人民的普遍擁護。

從蘇聯軍隊進入被法西斯奴役的國家之後，民族解放戰爭便帶有新的與空前的規模。廣大人民羣衆武裝起來援助蘇聯軍隊進行鬥爭。

從蘇聯軍隊來說，對於這些國家的人民爲從希特勒德國以及國內地主與資產階級的枷鎖下爭求民族的經濟的與政治的解放鬥爭，不能不給以全面的支

援。民族解放戰爭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它同反對地主與資產階級的革命鬥爭，同工人階級和農民爲奪取政權，爲爭取革命的民主的改革的鬥爭，爲獲得廣泛的民主的自由的鬥爭結合起來了。

這樣，蘇聯軍隊的進入中歐與東南歐各國就成了一種巨大的革命因素。這些國家的勞動人民將蘇聯軍隊不僅當作從法西斯枷鎖下面解放出來的救命恩人，而且當作他們在反對剝削者的鬥爭中的靠山。這就說明了社會主義國家軍隊底偉大的解放與革命的作用。

中歐與東南歐的工人階級與農民向資產階級與地主展開了堅決的鬥爭。激烈的階級鬥爭日益擴大了。勞動人民與民主力量的第一個重大的成功，是在這些國家裏建立了由共產黨、社會民主黨及其他政黨的左派領導的廣大的人民反法西斯民族統一戰綫。這就提供了提出並實行土地改革以及工業與銀行國有化任務的可能性。各國在一九四五—一九四八年間實行了這些步驟。

沒收地主土地並分配給農民所有，工業、銀行國有化變成了對於主要的剝削的反動階級的致命打擊，根本上推翻了他們底政治經濟的統治。日丹諾夫同志在一九四七年幾國共產黨情報局第一次會議上講到人民民主國家時說道：「這裏是新型的民主的政權……倚靠人民羣衆的擁護，它在極短時期內進行了這樣一些資產階級萬萬做不到的民主的改革。土地改革把土地交到了農民手裏，因而消滅了地主階級。大工業與銀行國有化，沒收同德寇合作的賣國賊的財產，澈底推翻了壟斷資本在這些國家的基礎，並使人民羣衆免除了帝國主義的奴役。同時爲國家與全體人民的財產打下了基礎，建立了新型的國家——人民共和國，在這些國家裏政權屬於人民，大工業、運輸業和銀行屬於國家，以工人階級爲首的勞動人民的聯盟已成爲領導力量。結果使這些國家的人民不僅從帝國主義的枷鎖下解放出來而且奠定了過渡到社會主義發展道路的基礎」。（「幾國共產黨情報局會議文獻」，十五—十六頁，國家出版局，一九四七年。）

代表着各個不同階級的政黨之間的尖銳的鬥爭，是在這些國家裏實行革命民主改革時期的特點。反動黨派在這些國家裏，在剛剛粉碎法西斯統治的初期，曾佔據着統治的地位（所謂『老』黨派，如：羅馬尼亞的小農黨及其他黨派，波蘭的米考拉茨科，保加利亞的貝特科夫黨及其他國家裏的類似黨派），並用民主的詞句掩蓋着他們底富農與資產階級的實質。他們赤裸裸地表明了自己是無意實行經濟的與政治的民主改革的政黨。他們的企圖是在某種程度的改頭換面形式下，使資產階級和地主的舊的國家政權復辟並使其服從美英帝國主義。工人階級與農民並未支持這些政黨而走上了擁護共產黨的道路。結局是這些所謂『民主的』『人民的』等等恢復資本主義與帝國主義壓迫的政黨被掃除淨盡與澈底粉碎了。鬥爭曾經是激烈的，頑強的和長期性的。例如，在匈牙利，直到一九四七年，還未能最後解決匈牙利是走向人民民主還是在美英帝國主義的枷鎖下，走向一般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的問題。在捷克斯洛伐克，

直到一九四八年反動派才受到了決定性的打擊。

在反對資產階級叛徒，背叛民族的政黨的鬥爭進程中，在共產黨的周圍日益廣泛地團結了社會民主黨及其他政黨的左派份子。由於革命勢力的聯盟底鞏固，是揭穿社會民主黨右翼及其他反動黨派（『人民的』『民主的』等等）底賣國實質結果。這一過程在鞏固為建立民主制度與渴望在本國實行政治與經濟的根本改革的一切無產階級的民主底力量上，有着特別重要的意義。

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左翼聯合成為工人階級的統一的政黨，是這些國家人民民主制度的發展與鞏固工人階級在政治生活中的領導地位底決定性的成就。一九四七年充分發展了，並於一九四八年結束了這一過程。

兩個在行動上代表着工人階級的政黨，團結為工人階級的單一政黨的事實，首先在羅馬尼亞，然後在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保加利亞產生，最後，在一九四八年兩個最大的政黨（波蘭工人黨與波蘭社會黨）在波蘭統一起來了。

共產黨與社會民主黨派統一的過程是尖銳的政治鬥爭的結果。共產黨將工人階級的絕大多數，勞動農民與進步知識份子愈來愈多地爭取到自己這一方面來，取得了作為統一的不可少的條件：承認馬列主義為統一的工人階級的政黨的思想原則，戰術戰略的政治的與組織的原則。

這些政黨的統一是馬列主義在一切方面戰勝社會民主主義的巨大的勝利。政黨的統一結束了人民民主國家中的工人階級的分裂。這一事實曾經是這樣一種共產主義思想的重大的勝利，它這樣地鞏固了這些國家手裏工人階級的地位：即在這些國家裏，現在，工人階級已成為唯一的，為所有勞動人民公認的政治生活與國家生活中的領導力量。因而為在人民民主國家裏打下走向過渡到社會主義的道路的基礎，創造了重要的條件。

在為爭取工人階級的統治地位的鬥爭過程中，中歐與東南歐國家裏的共產黨堅決地實行了鞏固工人階級與農民的聯盟的政策。在共產黨領導下的工人階

級，以自己的反對法西斯主義的以及在蘇聯軍隊解放了這些國家之後反對法西斯忠實奴僕的英勇鬥爭，以自己的爲消滅地主土地所有制與分配土地給農民的堅決鬥爭，取得了農村勞動者的信任，因而奠定了在工人階級起領導作用條件下的工人階級與農民的鞏固的聯盟。這種聯盟的建立是工人階級的決定性的勝利，是在這些國家裏徹底鞏固人民民主制，與使人民民主國家徹底走上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有決定意義的階段。

獲得了人民民主底勝利的中歐與東南歐各國所經歷過的道路，是充滿了激烈的階級鬥爭以及各種政黨之間的尖銳的鬥爭的。反對民族主義的鬥爭是這一鬥爭的形式之一。衆所週知，民族主義是資產階級的狠毒的政治武器。當着資產階級需要欺騙人民，使工人運動適合自己的利益，使工人階級的注意力脫離國際主義無產階級的任務而服從資產階級的目的的時候，資產階級從來都是求助於民族主義的。

右翼社會黨在這一方面從來都扮演了，並在現時正扮演着惡毒的角色。右翼社會黨的思想是混在工人階級隊伍裏的資產階級最無恥的代理人的思想。

在人民民主國家發展史的整個過程中，民族主義都是它們的最危險的敵人。在保加利亞、羅馬尼亞、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波蘭、阿爾巴尼亞的一切資產階級與地主的政黨，自始至終都是在民族主義假面具下活動着，他們企圖說服人民羣衆，彷彿他們才是代表着真正民族的利益的，而共產黨則是不顧這些利益的。民族主義必然依靠外國反動勢力，依靠美英帝國主義，已經成爲固定不移的規律了。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爲民族主義者已再不能在本國找到穩固的支柱了。

在人民民主國家的一切政黨裏或多或少地混進了民族主義份子。因而資產階級思想不可避免地滲透到共產黨裏來。民族主義在南斯拉夫獲得了極端狂妄的表現。

在這裏，以鐵托、卡特爾、蘭科維奇、德熱拉斯爲首的整個黨的領導完全站在民族主義的立場。民族主義同無產階級的國際主義是勢不兩立的，因之，鐵托集團在他們的民族主義被揭穿以後，就公開同聯共（布），各人民民主國家以及其他國家的共產黨斷絕了關係。

但是鐵托集團的叛變，並未能阻止，而且也不可能阻止其他人民民主國家在社會主義道路上的發展。其他人民民主國家的共產黨嚴肅地研究了情報局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的情況的決議——這一國際共產主義的文獻之後，批判地重新檢查了自己的工作，展開了布爾什維克的自我批評，因之更加鞏固了自己的陣地，更加團結一致地進行了在本國建立社會主義基礎的創造性的工作，更加團結在蘇聯，在聯共（布）的週圍，從而更加强了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各國之間的友好合作。

讓我們來總結一下各人民民主國家所經歷的道路與它們在經濟和政治方面

所取得的改造和成就吧。

在中歐與東南歐各國發生了如此巨大的經濟與政治的變革，這種變革按其性質說來是和社會主義革命意義相同的：工人階級同農民結成聯盟取得了國家政權，而資產階級與地主則被剝奪了政治權利；實行了沒收大資本家的財產、銀行與地主的土地：工業、運輸業、銀行轉為人民國家的財產，而土地則變成了勞動人民的財產。

這樣，完成着和蘇聯社會主義革命相同的歷史任務的人民民主革命就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形式了。

因而，這些國家的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是被阻塞了，各人民民主國家進入了從資本主義走向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

因之，在這些國家裏基本上完成了偉大的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在蘇聯所完成的同樣的任務。但是，在人民民主國家裏，這些社會的與經濟的革命的變革之